

## 窺探手工鑲鑽工場

2017年5月6日

資料來源：講部屋

香港的珠寶金飾業在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是四大工業支柱，曾帶領香港步入輝煌的工業發達年代，但時至今日，內地珠寶工場湧現，加上珠寶市場因環球經濟不穩而大大萎縮，這行業因此亦面臨被淘汰。位於紅磡鶴園街的珠寶工場，便是如今少數仍屹立不倒，且堅持人手鑲鑽的工場。

### 巧手的工藝



入行四十年的吳錦棠（棠哥），昔日曾是一間三百人的鑲鑽工場主管，見證過這行業的輝煌時代。「七、八十年代，最大型的工場有過千人，每隻鑽飾動輒鑲製過千隻，如今這工匠只有十幾個工匠，但已算大型，每個月整十幾隻鑽飾亦已算多了。」他說。



在棠哥的工作枱上，掛滿不同的古舊工具，無論是鑽戒、吊咀、手環抑或是耳環，都全靠這些工具。「以整一隻鑽戒為例，先要整一個膠模，再注蠟製成一個蠟模，放入倒模機後就會變成金屬戒圈。修飾好接口位後，就可以鑲石，再打磨拋光，最後在表面電鍍一層鉑金。」

### 製作工序：



—製成膠模後就可製作大量蠟模，但隨 3D 打印普及，現時打模都改用電腦打印，這些膠模因此逐漸被淘汰。





—造好金屬戒圈後，工匠便要用鑽打出用來安放鑽石的洞，再洞邊用火燒熔金屬製成幾隻爪，用來住鑽石。



—工匠會燒熔這個表面全是火漆的圓墩，再放上鑽飾固定其位置，方便鑲嵌。



—完成鑲嵌之後，便可拿去打磨拋光。要令戒指表面看來光滑閃亮，工匠要用不同的刷反覆打磨好幾次。

棠哥說得簡單，背後卻隱藏了近百個大小工序，可見鑲鑽是門極講眼力的巧手工藝。「每日要坐九小時，工作非常刻板，亦很悶。」話雖如此，棠哥在這一行業雖匆匆數十年，但也有不少難忘事。「在這一行業求婚戒指如果不是自己親製，一定被行家取笑。我當然也不例外。」

而最令棠哥記憶猶新的，是幾年前一位加拿大回港的八十歲老人家，專程上門找他，託他製作一隻戒指。「他說是用來陪葬用的，在香港找不到其他工匠替他製作，因此求了我很久。」他指那隻戒指手工並不複雜，意義卻無價，「所以我很落力去造，交貨時我跟他說：你可能很長命呢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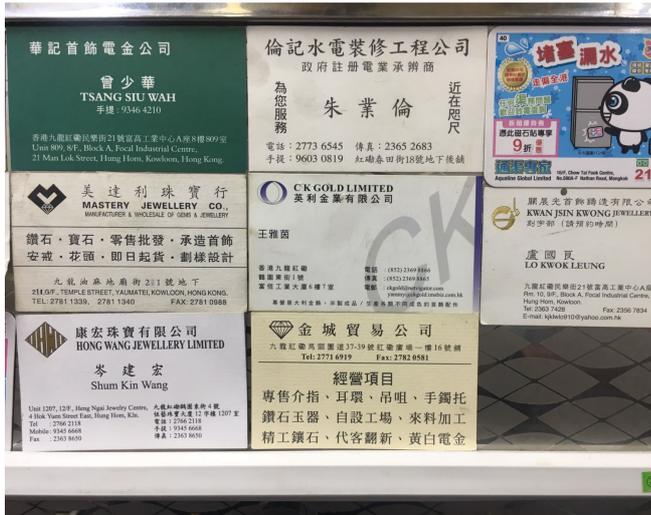
## 夕陽的工業



棠哥工作的工場位於珠寶工場林立的紅磡鶴園街一帶，開業廿三年，歷史說短不短，棠哥指，以往工場由珠寶公司經營，全行有過萬名從業員，「那年頭一星期最少要加班四日。」

惟近件內地珠寶工場湧現搶去不少生意，珠寶公司都將訂單移施內地製作，工匠銳減至只剩下數

千，「內地工場比香港的平三分之一，令很多工匠沒工開，轉行做巴士司機，現在工場內的工匠都以掛單形式工作，大家個個都是老闆，各自找生意，就好似聯合國一樣。」說時，他一邊指着大門後的一列卡片。



一大門外貼滿工匠的卡片，突顯這行業頑強生命力。

專門做手飾電鍍的許師傅，跟棠哥一樣入行幾十年，見證了行業的興衰，「細細個就入行，做了幾十年，如今大部分客都交手飾來翻新保養，訂製新鑽飾的客人已買少見少。」他慨嘆。



—許師傅每日就在身邊這張約兩米乘一米的小工場內，為手飾鍍上新衣。

## 守護沒落工場

棠哥指，內地的大批量製作工場，手工參差，香港的工匠則因經驗豐富、手工好，因此仍有一定市場。「不過近十年都無新人行，再過十幾年，我們都退休了，這一行便會消失，而我們亦只有見步行步。」

為了好好守護這門工藝，讓這班工匠可繼續維持生計，跟工場合作多年的 KEG 珠寶公司，特意在母親節期間舉辦開倉大特賣，全場近千款鑽石戒指、吊咀、耳環，一律以正價 2 至 3 折起發售。所有款式皆由棠哥、許師傅等一班入行數十年的老工匠親手打造。「我們最想的，是讓港人看得到這門工藝的價值和珍貴之處。」棠哥說。